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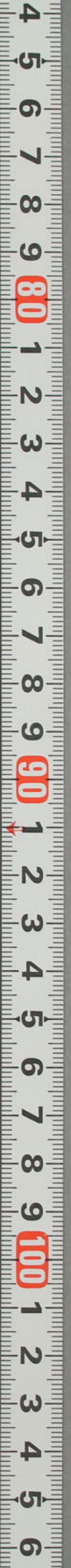


莊子註疏

十三之十

口仁13
7605
6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 318 號	
第 6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四七三
1605
卷 6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音義云以
義名篇

郭象注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覆育蒼

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
帝道運而無所

積故天下歸

積故天下歸

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此三者皆造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法立教舟航有識極齊無窮道合於天德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化道也

而運智救時亦無滯蓄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

積謂滯積不通

曰義帝道聖道本難分別
莊子之意蓋以帝為三
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
即是純亦不已無積之更
分曉此段對意却在靜字
上蓋靜之中運而無積何
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
不察耳耳六通四辟猶
言東南西北上下無所障
碍也昧然者冥然之意
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
也善故靜也

六通謂六氣陰陽風雨
晦明四時也亦謂四
方開

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

復於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一也四辟者謂春夏秋冬復也

靜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

生化順四叙以施為以此而惣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

任物自動故曰自為晦迹翰光其猶味聞動不傷寂故

無不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之乃靜則

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

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為善美而有猜於為靜者斯則

有時而萬物無足以僥心者故靜也斯乃自疏奴休二

動矣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回塵而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

無喧撓非由欬勵而得靜也太匠取法焉疏夫水動則寂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

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

邪柱可為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放水取

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言之也水靜猶明

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

其具而任其自為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

故所照無不洞明夫無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

燭鬚眉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

精微鏡萬物之玄願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夫虛靜

云願者難顯古端處也
二 共深遠心
口義云平定也至極也言
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
極至之重也休止也言
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
也亦猶曰止於至善也
休則虛靜惟道集虛吉
祥止也但此下又言虛
則實實者倫與得又
情相照則實即禪家所
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
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
是渾然之中有條然者
上句發了虛則實了句又

乃孝友又女交又
一音而小又

欬或作激 准

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
一動靜互為其根動而
無不靜其宜故曰動則得
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
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
無不為也

口義云俞愈安樂之貌
憂患不能慮言不以憂
患也外有陷入之意憂患
不能入使是仁者小憂年
壽長又便是靜者壽也四
句以虛靜無為守相生成
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
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
之以萬物之本者初也言
此理出於未有万物之初
處二即南卿之君也處下
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
聖人之能無聖人之位也
退居而閑游隱居也進處
而無世用也時者也觀此
一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
何嘗不以動靜為一
嚮江南本文日義作卿六
詩苑文

四從虛靜恬淡寂寞
天為也

閑游或作閒音閑

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
疏 理當靜寂寂而
所以動 能動其得之矣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無為也則群才萬
品各任其事而自賞

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
疏 任事且也言臣下各有
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

智安靜無為則臣下職任各司憂責斯則主上
無為而臣下有事故冕旒垂目而不與焉
無為則

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俞俞然縱容
自得之貌 疏 俞

縱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為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
為自得憂患不能慮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 疏 此
不為中來 四

句萬物根原故重
明此以南嚮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
舉前結成其美也

面舜之為臣也疏
夫揖讓之美無出唐虞君臣之盛
先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南面

北面而平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至一焉

素王之道也
此皆無為之至也
有其道為天下所
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疏 用

無為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
用此虛淡而居臣
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夫有其德而無其爵者所謂玄

聖素王自貴者也
以此退居而閑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即老君尼父是也

疏 退居謂晦迹隱處也
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翫山水
從容閑樂是以天下隱士無不服從
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
次也故

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
夫無為之體大矣天
下何所不無為哉故主上不為家宰任則伊呂靜而司

也

口義云靜則為聖動則為至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為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撲素無文采也雖若撲素而天下之義莫過於此故曰撲素而天下莫能与之爭美明自者言雖然如此也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為徒故曰天和人者也合也大本大宗即是實義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謂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又曰人系天系鼓舞舜越其筆勢大抵如此

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為彼我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除無為而除尊進為謂顯迹也夫效休無為而同塵降迹者也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聖朝者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是以天下大同車靜而聖動而王則行時無為也而尊所尊奉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止則止無為也而尊所尊奉疏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為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撲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疏夫明淳撲素質無為虛靜尊貴孰能與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之爭美也

莊子

口義云此章之數句與天字波篇同類又著莊子白二字前曰許由之言今以爲自言可見伴伴實豈可把伴實語者

長丁文及章未同

與天和者

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疏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宗

自然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相親也夫順天所故天和至而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

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天樂適則疏俯同塵俗且適人盡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

整萬物而不爲戾也

疏

整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爲師再林之者歎美其德言我所

者不怨此明雖復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斷裁而非義也

無愛故無所稱仁

疏

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開闢天地造長於上古而

不為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滅不生復有

何天何壽也郭注曰壽者期之遠耳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者

為之妙耳皆自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 余故無所稱巧儀以生化為巧萬物以自然為用生

化既不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宰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為之妙耳 此

之謂天樂起樂而 疏前在任適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

天行其死也物化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即知生死無生

也濕萬物死故其生也同天道之四時其死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疏效本原

其寂消應迹同世之變化也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將至陰均

鬼神與 現生也

岸 雖遠及徐息類及季

日表云心定則精神自定

萬物自服以重靜之理而

行於天地万物之間故曰

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

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

者服天下也

畜養也

無鬼責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怨我

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 疏天地也結動

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無心一也 疏靜無心之義

病 疏境智冥合謂之為一物不能撓謂之為定 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責有何禍祟動而

常寂故魂 一心定而萬物服疏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

心通矣通則 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

服不通則叛 疏之智推尋一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

物變轉而未嘗不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

通故謂之天樂也

口義云天地道往無爲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爲與有爲對說以無爲爲君之道以有爲爲臣之道下與上同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伏也天下下君也爲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有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括便說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爲臣當有爲而前章又曰明此以比面舜之爲臣也又曰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爲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括混則說莊子不得

所以畜天下者奚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回凡合天地爲哉天樂而已之至樂者方欲自養蒼生享性壽祥

品也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主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爲威德如此堯之爲

君也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問有爲也則爲天

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

餘不定者汲汲之辭有餘者問暇之謂言君上無爲智照實曠御用匡宇而問暇有餘臣下有

爲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爲君所用匪解故古之人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爲有事勞逸殊途

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

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

道上與下同道則不全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

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各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

矣臣乘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疏無爲者君德也有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下無爲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爲則君監臣道君監臣道則非至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

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爲之言不可不上必無爲

象無爲君也古人貴之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口義曰落天地言蓋絡也落身絡同彫万物者言其巧也万物自生非天生之万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

而用天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牽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君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勤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

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 疏 夫處上為為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為臣亦親事有為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主不易之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疏 謂三皇五君也知照明達籠落一儀而無拱無

為委之臣下知者為謀故不自慮也 辨雖周萬物不自

悅也疏

谷音音通

夫在上者慮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各辦不得行其明疏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且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

無為則自用也 疏 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佐而老經云是謂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 疏 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 帝王無為

而天下功成 功自 疏 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叙以施

故曰莫神於天莫爵於地莫大於帝王疏 夫日月明

故道大天大地大玉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焉人法地地法天法道 道法自然

莊子

七

域中乾坤也

口義云乘天地者猶只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復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爲

本來相須

本李云本大道未入道也

口義云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而有爲爲末

口義云君道無爲也詳要在君道有爲也感此文作之輔助故曰三重五矣之運往之末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一末也

雨而蔭覆不測故莫神於天曩括川原包容岳瀆運載無窮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衆日月照臨一人惣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經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

同乎天地配也言聖人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

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

人群之道也疏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駘黎之才用

用入群本在於上末在於下疏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

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業行於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疏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述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疏五兵者一弓二戈三矛四

四民古農工商學寡

五刑者一劓二墨三劓四官五大辟

口義云度數等差也刑名各物也此類例也詳織

口義云法度數一旌皆非札亦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即手其易也威之存也其句甚乎

之世則偃武修文逮德下衰則偃文修武偃武則五兵動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疏賞者軒冕榮花故

厚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墨三劓四官五大辟

也夫道喪德衰落偽日甚故設刑辟以被黎元既屬理

本適爲數札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疏札法者五

未也數者計筭度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

定審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邦淳古故爲治末也

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疏樂者和也羽者鳥羽

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上調陰

漢水冢間澆上邳衛

義一明也

且義云平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由外緣我也

且義云未學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未由於刑札樂

陽下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即知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鐘鼓者也自三代以下澆浪荐興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韶之雅韻遂使羽毛文采盛飾容儀既非威哭泣縈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池之本適是澆水之末

疏經者實也縈推也上目縈下目裳在空自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札有斬縈齊裳大功小功細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儀非情發於哀故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

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疏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自舉也疏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心術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者也

未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長云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取法之故曰尊行也聖人取像尊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生也詩言敬亦作止是也萌芽也區也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

區曲俱反

所以先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者本也疏中古有之學事涉澆偽終非根本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疏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疏天

之行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况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視四叙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疏天尊地卑不刊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次叙懸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化作萌區有狀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

口義云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也盛者非一時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單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爾爾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種色類不同而萌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疏 夫春復盛北區分各有形狀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闕指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 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疏 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為神化尚有尊卑先後况人倫之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知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序也 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疏 事重必摠昭穆以嫡相親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卿黨以年齒為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 終非道語既失其序者非其道也疏 次第者雖有語言叙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所以取

口義云分守職守也形各稱也刑与形同曰任是目其所職而大任之也

口義云原光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充之則省委之矣 汪云原省所景原除省廢也

序 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也 疏 何取道而行理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 此重開大道古之明開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為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物得其道而疏 先德後仁先仁後次之 和理自適也 疏 義故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理適而不疏 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疏 形身也各守其勸修身致 形名已明而曰任次之 復改疏 雖復勸令修其各當其形也 疏 分不相傾奪次而皆須曰其素分任其天然 自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各不可矯性偽情以要令聞也

懲去乾及過失也

口義云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持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為始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會作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含糊而來精愚智處宜言當其任也復位亦猶當位也養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小人各有所處也

口義云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智謀不用必取其天言事事各有所處而無察其心皆取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原者怨免省者除廢雖復曰任其本性而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非 疏雖復赦過宥罪

須示其是非是非既明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

在於天而是非既明 疏是非既明臧否斯見故 賞罰已明而愚知

未極於斯賞善罰惡以勗黎元也 疏用此賞罰以次前敘而為治

處宜貴賤復位官各當 疏方者智之明暗安處各得其

且才之高下貴賤仁賢不肖 疏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疏仁賢智

愚而襲用也主上聖明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必分其

能無相 疏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 必由其名

名當其實故由疏 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

名而實不濫也當名則名過其實今明者實相稱故

云必由其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疏用

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為臣事上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為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至然無為委之群下塞聰閉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疏 至然無為委之群下塞聰閉

至治之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

先也疏 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不得已

亦無的據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

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 疏夫為治之

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疏 夫為治之

口義云書古書也古書之中多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

活隆而已世有流淳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驟而

變可舉可言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語形名不知其本也疏驟數也速也李氏之人不知倫叙數語形名以為治術而未休

九變以自然為宗但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疏速論賞罰

識其末不知其本也以此馭時唯見枝條未知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

根本始猶本也互其名也所治也安能治人迂逆也不識治力不知次

可為物所治必順序疏迂逆也迂逆也

豈能治物也必順序疏迂逆也迂逆也

之道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用於天下不足

用天下此之謂弁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疏

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用於天下也斯乃

苟飾花錦浮游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識通

方悟於大道者也札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

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群才疏重疊前語

但寄群才而不親豫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昔者舜

民之道總結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

堯曰吾不教無告堯為帝王之法若為用疏無告者所

大道也堯告示也堯告舜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慤

懃教誨不教慢弃舍也故老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教

亦有作教字不廢窮民恒加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

口義云倒置也迂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是以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以形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家雜亦一曲一偏也

口義云上以畜下則是君道下以事上則是臣道此倒也詳目也

江南本教五報及無告上出下自告下告王曰告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疏

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苦而慰之稱

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愍善嘉養恤也

此吾所以用心已疏

已止也總結以前用

谷舜問我之用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疏

用心為治美則美矣

其道狹劣未足稱天

堯曰然則何如疏

堯既被譏曰茲請益治道之大

其術

舜曰天德而出寧

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

心恒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兩施矣

此皆不為

疏經常也夫日月感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而自然也

四叙運行晝夜昏明雲行兩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

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堯曰膠膠擾擾

口義云出寧者首出庶物万国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晝書常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

口義云膠膠擾擾言擾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况自為擾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

乎

自謙 疏 膠膠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

也我人之合也疏

堯自謙先推讓於舜故言字之威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夫堯

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疏

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群品域中四大皆此當一焉故引古證今歎美其德

而黃帝堯舜

之所共美也疏

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項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為其美也

王天下者莫為哉天地而已矣疏

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為者哉蓋無心順物

德合二儀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而巳矣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曰焉疏

口義云西至周而欲觀其藏之也

江云司馬遷藏其所着書也

長安也

長安也

江云緒數表及徐又音
盤又音煩司馬云煩寤也
十二經說者云易上下並
并十真為十一又一云春
秋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
公也

口義云番各覆言之也
中其說者言方及平而
老子以為太繁太縷言
大才漫也
六緯八六經末有云云

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觀周德已衰不可
臣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為當來君
王為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本老君姓李名
聃為周微歲矣猶今之秘書官職典墳籍見周室蕩蕩
所以解兒其官歸休靜處故子路咨
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且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
聃而老聃不許疏 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芻
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緒十二經以說疏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
易道此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為
十二經也委曲敷
演故緒覆說之
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疏 中
說者詩其有理也太謾者嫌
其繁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疏 經有
乃得繁盈切要而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疏 問此
論莫先仁義也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具
不乎

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疏 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天
然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各

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
是人之真性又將何為是疑之也邪 老聃曰請問何謂

仁義疏 前言仁義是人之真性
今之重問請解所由也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

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
也故寄孔老以正也 疏 愷樂也
忠誠之

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兼濟
無私允洽人情可為世教也 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

愛不亦迂乎 夫至仁者無
噫不平之聲也迂曲也後
疏 發之言近乎浮偽故與噫

歎以長不平夫至人推理直前無心
思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 無私焉乃私也 所

口義云緒有無私各胸
中便有私字謂之無
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
私乃私也
噫不於其又
幾乎司馬本作傾頤
長也
口義云緒有無私各胸
中便有私字謂之無
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
私乃私也

卷之三

三

曰義云殺亦也欲使天
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
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
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
教自然之道能如此已
為極矣故曰已至矣
子逃也

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
之愛已此乃其私非忘公而公也 疏 夫兼愛於人
也此乃其私 天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疏 牧養也
何公之有邪 下蒼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守分自全恬養則大
治兵牧有本作放字者言君主但放任群性則天下太
也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疏
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自然之理也非
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何勞
措意妄為 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 皆已 疏 有識
無情中木各得生立各有 群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天子亦放德而行脩道而趨
已至矣 不待於 疏 脩順也放任已德而逍遙行世順於
兼愛之 天道而趨步人間至極效行莫

揭其謂及又巨謂及
口義云擊鼓而求言勇
苦而奮動世俗也如此
乃是亂人之性故嘆而
言之意嘆也夫子猶
吾子也倡倡勞力之
身

江云士成綺如字又魚
絀反司馬云百舍百目
止宿也
曰義云百舍一息言
其勞也跣足跟厚皮
也
江云餘疏所居及又音
所司馬云疏讀曰糶糶
粒也鼠壤內有遺餘之
粒糶惡其也一云如鼠
之推糶餘益疏外也
重跣直音及古頭及
許慎云足指中斷傷為
研

過於 又何倡倡卑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無由 疏
此也 倡倡劬力類也揭擔負也亡子逃人也言孔丘勉勵身
心擔負仁義強行於世以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
求覓亡子是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 噫夫子亂人之
仁義弘彰而去道弥遠故無由得之 性也 事至而愛當表而止斯志 疏 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真性不
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也 疏 明過由仁義故發噫歎總
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
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跣而不敢息疏 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
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德故不辭艱苦慕
義遠來百統經旅舍一不敢息途路既遠是生重跣 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疏 言其不 疏 昔時藉其謂是至人今日親
借物也 疏 規知無聖德見其鼠土中

注子成綺素聞老子

今吾觀子

江云叙各不殊未也粟
學之徒須慈誘之乃見
棄薄不仁之甚也
生熟可馬云生膾也一
云生熟謂好惡也
粟八虛取及
粟帛五穀之皮之心

積ハ子麥子子賜又
歛ハ力檢又
口義云生熟一無產
言其積其自餘也生
熟者生物熟物在日
前者用不盡也猶且
敗積不已故曰積斂
無產老子漠然不亦
是以不谷谷之也刺
者譏也卻退也向有
所譏今其心盡退然
無有謂既見之後忽
然有寬也

其上也
巧若聚又如字
脫徒活又
日義云我既無心呼馬
呼半聽汝而已苟有其
象人與之及而弗受又再
受其於此一句最純粹
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
我而我乃重之是重重
罪過也即是恥過後非
又翻出此語服行也意
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
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
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即
非曰靜也蓋故靜之意
却如此下四服字皆
是奇筆處

有餘殘蔬菜嫌其
穢惡故發此譏也
要其之者不仁也
無近息
疏 妹猶昧也聞
故曰弄 疏 昧之徒應浪

誘進弃而不教
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至足故
疏 生謂粟帛熟
謂飲食充足
之外不復聚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籍且大聖寬弘
而不拘小節士茂庸瑣以此為非細碎之間格量真聖
可謂以螺酌海
而積斂無產
萬物歸懷來者受
疏 既有
焉測淺深也
之不立界畔也
疏 聖德
為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涯

時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言聚意
疏 塵垢之言豈曾入耳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
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自怪刺譏之心
疏 卻空
也昨日初來刺生譏刺今時思省方覺已非前
以引過責躬深懷慙愧心正空矣不識何邪
老子曰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
疏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毀譽經心也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各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者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
疏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毀譽經心也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各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者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
疏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毀譽經心也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各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者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
疏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毀譽經心也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各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者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
疏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毀譽經心也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各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者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
疏 夫巧智神聖
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譏心故
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
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弗受
有實故不以
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
毀譽經心也
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
殃
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
也疏 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距且有牛馬之實是一各
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
之言味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者
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
疏 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
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君体道太聖故能制服身心

曰表云後行一步躡步也發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穴視之狀

雖許規及視貌也取于手反帳自目肝又正竟衣襟盼也又句會小人喜見也

口義云闕然口舌之狀江云類頰上息黨及下去軌又本之作頭如字司馬本作題論人倍反口義云義然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而繫止而自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謂有持持之良也

者好周明察而又精密略不藏蓄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持其智巧而驕素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實也若見家則無此病矣過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抗心大直不脩乎自然處世能相稱也

近云編過垂之人不聞知孔樂之正縱有言語偶會實與皆是竊盜所得其道何足語哉曰馬云言遠方尊有

行行容受呼牛呼馬唯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有為為能恒言我樂性任真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服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其有作豈曰無為

士成綺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疏成綺自

身心慙愧於是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仍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老子

曰而容崖然安之貌疏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夸眩而

目衝然衝出之貌疏心既不妄目亦馳動故而頰頰然發羨

之貌頰頰然疏郭注云頰而口闕然口闕然疏郭注云頰

謂志性強梁言語雄猛而恭然持之貌疏義宜也

狀自然合宜也似繫馬而止也志在疏形雖矜莊而

如逆馬被繫動而持不能自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

也機趣捨疏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遇境察而審非也

不能履遺違順兩忘而知巧而觀於泰泰者多於素性

明察是非球心審定知巧而觀於泰之謂也巧於見

於抱朴疏一理而諳知疏巧見有為之多事

不信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疏信實也言此十事

真實之疏過境有人焉其名為藕非正人也疏竊賊也

域忍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蕃情蠹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猥亦然舉

動靜時也。夫子曰：夫道於天不終於小，不遺於萬物，備疏。莊周

君故呼為夫子也。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其室雖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大，故知備在。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濶濶乎，其不可測也。疏。既大無不

入貫穿萬物，囊括一儀，故廣廣。歎其寬博，判乎美，其深遠。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其人孰能定之。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未述耳，非所以迹也。救

其粗。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惠其大也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亦大乎？而天下奮

揀而不與之偕。靜而揀權也，偕俱也。杜稷顛覆，宇內崩

廉，柄司馬威權也。李又倫及一本作棟。

口義云不為利好言不計利害也。究極乃物真矣。之理故自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

圖國地也。圖也。

口義云：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義為後，而非其所先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守不與。審乎無復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疏。志性安靜，審委直往也。疏。命任真榮位既

不關情財利。極物之真能守其本疏。夫聖人靈堅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直者也。豈能迂動也。

而應感無方動不。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疏。雖復

御寓總統群方而忘外。儀遺存萬物是以。運乎道合幸德疏。淡

之心通乎至道。靈心之智合乎上。德行義。進道賓禮樂。以借性

疏。賓禮樂之浮華，主無為之塵淡。至人之心有所定矣。道者

定於無。恬淡無為而用。世之所貴道者書也。疏。道者

為也。疏。不乖叔定矣。書者文字也。世俗之人識見浮淺，或託語以通心，或且書以表意，持許往來以為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口義云書解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于名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有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更之與言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

義云多言也形色則可見各色則可聞道豈有形也各而或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言可忘也哉情實也果斷也以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所知道者必不言而有者必非知道者也余非之人其識見豈及此所以可悲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疏所以致書者意也

宣語貴表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亦可以言傳也疏隨

於意也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而世曰貴言傳書世雖

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但在疏夫

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未世之人心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未理故雖貴之我猶不足貴者為言書精粗非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

恒在意言之表故視而可聞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

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

右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疏夫目之所見

之所聽唯存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書道情實豈知玄極視所莫備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也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尊俗愚迷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推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疏桓公齊桓公也

人名也斲雕斲也釋放也齊君斲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而

公曰聖人言也疏所謂憲章文武

者略顯忘言之致也

人之曰聖人在乎疏又問聖人公曰已死矣疏答曰聖人雖死

別知如字下句或音會

口義云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

為

江云司馬云卿世晉各及司
馬云爛食日醜本文作
和音同詩慎云粕已漉
糜糟也或音白又謂醜
醜也
醜耐粹精不澆酒也
厚醜也

口義云且滑也苦澁也徐
百也疾也寬則其滑
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
難入要得不寬不堅自
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
說不由其父之於子亦
不可傳書載古人之
言且其人不可傳其不
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
之舖豈知酒味哉道
而獻人莫不以獻諸其
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
傳於其子亦此意也

口義云六凡者各所載所
言必非一事此書載來
覆去戶說一ヶ自然之
理一而撰出許多說語愈
出愈奇別無第二題
目若如此者愈自雜
子不可及也燒佛書
者亦然

厥教尚在焉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夫酒

糟漬糟曰粕夫醇耐比乎道德糟澆曰

粕方之仁義已陳芻狗曾何足云桓公曰寡人讀書輪

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貴賤札隔不可輕

議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言庸委之夫輒敢

辜其如無辭必獲死罪輪扁自是以臣之事觀之斲輪

徐則其固疾則苦而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

心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其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

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斲

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子亦不能受其教
是以行年至老不免介斧之勞故知物各有不可做效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

糟粕已矣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

時變化而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既不停法亦隨

後至焉變是以古入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自

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也定是糟粕也

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口義云主張維經但是着力之意
推人如字一音吐回又司馬本作誰

對朕前簡之書出矣其辭雖出與亦對無不與古聖變計乎今世
對朕前簡之書出矣其辭雖出與亦對無不與古聖變計乎今世
對朕前簡之書出矣其辭雖出與亦對無不與古聖變計乎今世
對朕前簡之書出矣其辭雖出與亦對無不與古聖變計乎今世
對朕前簡之書出矣其辭雖出與亦對無不與古聖變計乎今世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音義云以義名篇
天運司馬作天負

郭家注

天其運乎不運而疏言天稟陽氣清淨在上地其處乎自行也疏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

不處而地稟陰氣濁沈在下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

自代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孰主張是疏孰誰

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為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也孰

維經是皆自疏山岳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

故得如斯此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

口義云主張維經但是着力之意
推人如字一音吐回又司馬本作誰

江云運亦雅云運徒也
廣雅云轉也
口義云此數行句句精絕
五十字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云有一日一周天之
自運乎地有四遊上下
豈一定而處乎自往自來
却喚作爭其可言如入相
迫奪也此三字誰下得
四時 春夏秋冬
八節 立春春分立夏
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
至也

緘古咸司馬本作咸云引也

口義云稅得已運轉不能自止三亦不由他

口義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隆隆起也旋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或為之也猶條流放也條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意條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事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俯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下

無事而推行是者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誰乎哉各自行耳疏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筭而行乎之此一句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疏棧閣也緘閉也玄冬秉殺夜宵暗昧以意抑度謂有主司開閉

事不得已致令如此以理推者皆意者其運轉而不能

自止邪自余故不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叙運轉致茲生育

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

能相為各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擊故知二者不能

自余也隆興也施廢也言誰與雲雨而共孰居

孰隆施是疏注滂沱誰感其澤而致茲尤阜也

無事滿樂而勸是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滿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字風

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嚶吸是孰居無事而披

拂是疏彷徨廻轉之貌也嚶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敢

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裡或嚶吸而在山中拂披外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問何故設問明所以疏此句總問以前巫咸招曰來吾

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余也自余

則無所緘問其故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招名也

也但當順之六極謂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其足何

口義云卷問不言人名又是自下筆去六極六氣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

口義云彷徨往來之自言上不言下文涉也披拂搖蕩也

口義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隆隆起也旋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或為之也猶條流放也條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意條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事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俯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下

設問明所以

此句總問以前

巫咸招曰來吾

疏

六極謂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

為措意於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

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無拱無為曰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生也

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順其自 疏道

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商太宰蕩問

仁於莊子疏宋羨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 莊子曰虎狼仁也疏盈字蕩方欲決已所疑故問仁於莊子

曰我曰虎狼為仁便手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惡虎不食子也

口表云至仁無親而不自知乃仁之至也

謂也疏太宰未達深情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疏重問有何意謂

父子親愛出自天然此乃真仁何勞再問曰請問至仁疏

深無親者非薄德之謂也夫人之一 莊子曰至仁無親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

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內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惠遠近不共分於天下疏

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與太虛而同性混萬物而為一何親疎之可論乎 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疎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

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

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謂為其頭坳義列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

五親、高首且粗標已六族、父方二人母方三人

蕩一本作蕩字字也

口義云孝不足言者盡之至則孝不待言也至過於孝若太室所問乃是不足孝之言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既盡仁則過之矣過孝上過過孝之名則可謂至孝也

口義云真山在北自比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未及也才開小爵則以愛過孝不及孝孝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則相忘矣自此以下自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惟一節高一節此答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即人以井文楚都也在江真山陵北司馬云北海之山各也

心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 至仁者志義忘

孝之意

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孝焉 疏 商蕩之域中莊生之谷遠越方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矣 **夫南行者至**

於郢北面而不見真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真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視之至仁 行以視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郢地雖見而愈遠真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 郢地居南

真山在乎北故郭注云真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視之至仁 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真山仁孝

雖彰而愈非至道此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疏 夫敬注甚明不勞更釋

迹愛學本心由天性故難迹關人情故易也

以愛孝易以忘親難疏 夫愛孝難

難猶帶坤中未若忘親詹然無係忘既勝 愛有優有劣以此格量難易明之矣 **忘親易使親忘**

我難疏 夫騰蛟斷腸老牛舐犢思慈下流物之恒性故 子志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 難 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

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 疏 夫兼忘天下

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疏 夫兼忘天下

脫礙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 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

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 造化而同巧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忘萬物之性分順

忘我父母常人學子不念父母意也

曰義云遺棄也茂規之
意茂規非舜不足以為
德

曰義云沃及万世不足以
為仁又豈以仁者自誇義
哉太息西 處漢自誇也

口義云此八者世人以為
美德其宜相勉勉以自若
而已故曰自勉

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
貴何取於國財我之至
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

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備物皆自然
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
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項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
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遺之又遺玄之又
玄 **大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
也 若保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 遺忘也言堯舜二君威德深遠而又利澤施萬世
志其德在物不為斯解天下兼忘難

天下莫知也 泯然 疏 有利益恩澤惠潤群生萬世之後
常適 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

斯解使天下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失於江湖 疏 太
兼忘我難也 乃思濡沫 疏 息

猶嗟歎也夫威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而不 **夫孝悌仁**
自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歎於陳迹乎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復其德者也不足多也疏 悌
順

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偽情
勉強勵力捨己効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 **故曰至貴國**

爵并焉 并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
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 **疏** 并者除弃
之謂也夫

貴爵祿者本為身也身猶忘 **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自
之况爵祿乎斯至貴者也 **疏** 足而已故

除天下之 **疏** 至富者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
財者也 縱令傾國資財亦弃而不用故老經云知

足者也富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 **疏** 夫至
斯之謂也 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疏** 願者

其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物我 **是以道不渝**
混是非故今聞聲名視之如涕唾也 **疏** 夫至

取實 **疏** 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
故也 **疏** 是以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 **北門成問於**

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疏 姓北名成黃帝
臣也欲明至樂

曰義云此句不變即所謂
常也然也八者有為以
自後而我出常無為也

是義云此段把來權攝
一項說話又是般奇特
始而繼而息終而感
言我聞此亦如此三變

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
咸和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吾始

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疏怠退息也卒終也復重也感聞也不悟至

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稍悟音旨故懼心退
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奪

故心無分別有蕩蕩然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疏蕩蕩

易之容默然無知之貌第三聞之體悟玄理之故蕩
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茫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入微之以天行之以礼義

建之以泰清由此視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

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疏殆近也奏應微順也

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疏礼義五德也太清天

曰我云易邊精微也默
默口默不自得不自安
也為此多所驚駭也

微八作微
曰義云汝殆其然哉吾
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
此三變也奏作也微猶
發微也行之建之動作
發也也人人人事也天
理也礼義色有條理也
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
之色平正

造大節及一本作連
伯八以倫友
曰義云自四時迭起以下
又言作用之變化驚動
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末
見飯宿之地也發生文
也帝殺武也倫至次序
也四時生殺方物倫序
而生長既感復義猶系
也之有文武倫序也琴
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
類故曰文武倫序流光
流暢光萃也謂其陰陽
清濁之色如此流暢光
萃若豔豔射奮而雷
發色之時也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時終故
曰其卒搖尾其殆無首
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值

道也黃帝既見北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
知息慮是以許其解故云汝近於自然也
夫至樂

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首

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疏雖復行於礼義之迹而

是第一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歲一表文武倫經疏循

倫理經常也言春復秋冬更迭而起一切物類順序而
生復歲各表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俱當任之

斯至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

不奪則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外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

至樂全疏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無聲之

聲執蠶始作吾蠶之以雷建用其所以動疏仲春之月

呂

起所常無極其聲或盛
既常且步故其常者無
窮也

未待故曰一不可待也
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已善云陰陽之和日月之
光亦是和暢光花之意
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
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
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
曰也不主故常言愈出
愈新也清沈蒲谷言塞
半天地之間也塗卻塞
其發明也卻與陰同言
七竅也點其聰明也而
守之以神隨万物而為
之用量量言也

自然之理驚之雷霆所謂動靜順
時目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運轉 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首
無極 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
所常者無窮也 疏 債作
威衰生死更盈起債變化之道理之常而一不可待汝

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無窮也
故懼也 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
疏 至一之理絕也絕根

初聞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用天

然也 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
其聲能短能長

道 疏 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
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齊一於變化故 疏 順群

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不生故常

阮嘗便之亦雅云 處方

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
在谷滿谷在沈蒲沈 至樂之

化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
疏 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谷乃沈悉皆
塗卻守神 其

也 疏 盈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卻守神 其

也 疏 塗塞也卻死也閉心知之孔卻守
以物為量 不制

也 疏 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器
其聲揮綽 所謂 疏 揮動也絙竟也同

寬 其各高明 則高明也 疏 高如上天明如日月
是故鬼神守其幽

不離 人物居其頭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所
日月星辰行其

紀 不失 疏 三光朗耀依分而行綱
吾步之於有窮 當在極 疏 止

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
流之於無止 往也 疏 流

居玄極不離效本動而常寂也

宛延發音也

作開字也

口義云其也種動竟同

自然者高明之名鬼神

守其幽即其鬼不害其

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

其從往來自然也若有

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

於有窮流於無止欲

慮不知欲致不見欲遂

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

而非有物之意 常

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

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聞然恣 疏夫至樂者真

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瞻使化來 疏道也欲明道

望而不見道非形質故逐追不能逮也儻然立於四虛

之道弘敞無 疏儻然無心猶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

物無偏包容萬物偏之謂 疏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体立志弘敞接

與虛空而同德為也 疏弘敞虛容

故形同橋木心若死灰道志知絕慮 疏

遙無為且吟且詠也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各有所齊恨 疏涯限所以稱窮力

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窮故吾盡知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名此覆前予欲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慮之等文也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息也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境而無心所謂隨體黜聰離形去知者也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委逸任性故悚懼之情息也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之以無忌之聲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忌之聲斯則以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無遺意故郭注云意既息矣乃復無忌此其至者也此夫目知所見蓋有 疏

委人自得良於危友

徐如字

妃以支友

口義云無忌不已也

口義云自然之命即自然

之理也若混過兼者

如万物之叢生而混同

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

余言林林物物無非余

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

動而不容力以幸也函

昏而不可閱或動而先

方所

口義云自然之命即自然

之理也若混過兼者

如万物之叢生而混同

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

余言林林物物無非余

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

動而不容力以幸也函

昏而不可閱或動而先

方所

口義云自然之命即自然

之理也若混過兼者

如万物之叢生而混同

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

余言林林物物無非余

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

動而不容力以幸也函

昏而不可閱或動而先

揮之音燭廣雅云也

曰義云其所居乃在此於窮之真之不可穿極不可測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冥行流散從言未定也不主常言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然言首考也問之意也

口義云達於情者達於真理也逐逐金七者極極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魚貝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然故曰天條機嚴重矣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

衆必遺反本又作炎曰義云無言而心悅謂其悅亦有才容言者致此魚欲聽之而無所聽所感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細細之妙况究窮天地苞裹六極即見塞幸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梁作一轉使成節上奏此是作大之法

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

布揮而不曳自布疏揮動

在散萬物各得其音音昏而無聲所謂疏言至樂寂寥超

昏闇而無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疏夫至樂之本雖復

實無方所斯所謂屈於窈冥寧極疏化而深根寧極恒處

寂而動之也冥斯動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

而寂也從不主常聲變也疏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

樂之道豈常主聲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疏稽留也夫聖

之響明鏡之象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罔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

留散從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感也聖也者達於情而逐於命也

情有命者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莫不資焉疏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天機不張

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非張而後備疏天機自然之

歲也言五歲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听手把脚

行布綱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效稟之造物豈措意而

後能為故五歲職司素分無言而心說心悅在適疏此

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

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

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至也疏焱氏神農也羨此至

樂樂之至也樂為之章頌大音希

口義云前言懼息感未見其意到既結外方說而可以入道這一轉不似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外崇本義之意息而道是欲罷不能之時感而愚是意識停立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以權家作用其間說余更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說舞其言而已

口義云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蓧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一個人獨狗結草為狗以解屨也說時前用已則游之

口義云遠望也
苦蹠又本又作筐
行延蓋及季子云笥也盛物之物也司馬合也

江云案方言云江淮謂楚之間謂之藉

口義云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季子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為痛也司馬云厭也

聲故听之不聞太蒙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小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意聽之亦不可以耳根兼接是故体茲樂也者始於懼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感也
懼故崇懼然悚听故是疏以下重釋三奏三听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
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釋是故崇崇之也吾又次之以息息故道減也疏聞之後情意稍悟故懼心息退其迹道減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疏最後聞樂靈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聞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真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曾

適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在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可耶
乎而夫子其窮哉疏言仲尼觀哲明敏才智可惜守此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困窮
顏淵曰何也疏問窮之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感以篋行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疏此下壁言論凡有八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
第三桔槔第四相梨第五猿狙第六妍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為狗以解除也行笥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感以篋笥之器覆以文繡之中致齋絮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度其福杜責之如是
陳也行者踐其首脊獲者取而繫之而已將復取而感以篋行巾以文繡遊虛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

口義云無方之傳不執一
之道也自古而傳自有
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
應世而不窮

口義云俯仰隨人而無所
定心即無方應物之喻
也

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疏
此合論也疏求也亦今
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

魯地異何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丈夫無方之傳應
時移世異札亦宜變故曰物而
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物而不窮者也
疏方猶
常也

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表周之世徒勞心力卒
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遺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

方十轉萬變隨機應物
音結音高且子獨不見丈夫桔槔者乎引之
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入也故俯仰而不得
罪於人疏
音結音高桔槔水木也人牽引之則悅下捨及之則
夫人能處己其
義亦然也矣

故丈三皇五帝之札義法度不於於同

而於於治
期於合時宜
疏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
時札樂威儀不相公襲美在
運機不洽以定不
貴鑽今以同古故譬三皇五帝之札義法度其猶相

梨橘柚邪其味相及而皆可於口疏
夫相梨橘柚其苦
味殊至於噉嚼而
皆可於口譬三皇五帝堯淳
異世至於為政咸適機宜也故札義法度者應時而變

者也
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
疏帝王之迹蓋無常
執留豈得膠柱刻
船居今行古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斲

齒挽裂衣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
也疏
音毗
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猿狡獸論澆競
之時是以札服雖華猿狙不以為美聖迹乃貴未

口義云以古之札系而
強今人行之是強獲狙而
衣以人之服也不日人之
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說
仿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
公制札有見見衣裳之制
故曰周公之服猶猿狙之
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

女而學西施之曠々之
所以羨者必有西施而
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
右人而後可而子言女
夫子也此段凡六譬言前
節皆好爲文章如於譬喻
三體軒通音云平生受自
故夕譬喻不得幾思重
得皆足前人已用了處
莊子一各譬喻處作件
奇特

代不以爲尊故毀衣服猿狙始慊
其心充聖迹蒼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

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羨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

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疏 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曠眉苦乏而
端正之人体多宜使目其曠覺更益其羨是以閭里

見之彌加愛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曠倍增其
醜故富者惡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已効物其義

例然則述伐樹彼知曠美而不知曠之所以美
皆學曠之過也

時而用之西施也時 疏 所以猶所由也曠之所以羨者
過而不弃則醜人也 疏 由乎西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

羨曠之麗雅而不知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 總會後文
再西施之妹好也

江云沛首曰馬云老子
漢國相人相今屬寺縣子
沛相近

窮之事迹章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問道乃南之沛

見老聃疏 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威行五德未聞
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

玄極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
故也

乎孔子曰未得也疏 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
道不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比

也 老子曰惡乎求之哉疏 問於何處 曰吾求之於度數
音馬下同

五年而未得也疏 數筭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一
每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

數故未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疏 更問求道
得之 用何方法 曰吾求

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此皆窮孔老以 疏 十二年陰
明絕學之義也 陽之一周

曰我云度數禮采也陰陽
万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
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末之
久而未得亦

士子之心

口義云自道而可缺以下四句之得源妙即是道不可傳乃知此登出這般言語

口義云中無主而不非自見自悟也言字道者全有所關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金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今權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分中外其全只要自得也言中出出者不受於外此謂教人者我之言自中出而外不己受吾言也言終日不凌已受者也汝不己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全閉其言亦無得也即權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除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為隱聖人矣不隱也三子以我為隱于吾

無它也

江云尹文子云各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圖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是也三曰功謂之名愛憎是也今此是毀譽之名也

口義云各不可多取此說儒者好名也遊蓋言屋也仁義不可久外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觀見也觀有迹迹可見則猶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

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道非老子曰然使道而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可缺則人莫不猷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然然而不可者無他也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自不他疏是以不進猷於君親豈得正口於子弟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誌孔老中無主而不止心中無受道之過去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也疏說亦不能止住胸懷故知無他由也外無正而不行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疏亦無能正於已者故不

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由中出者聖人之

者乃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無迹頭教也良由物能出耳疏感聖故聖人頭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

出教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德由外入者假學以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至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疏不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宜在中心若使素無受

入之心則無藏於聖道各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疏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各有二種一是金物二是不可多取矯飾多取者也多取疏夫令譽言令名天下共用必其多義而天下乱也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竟斯起也不義

先王之蘧蘆也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

口義云假道記宿不可
又外也過則化之意

口義云苟簡苟且也言
隨時而不着相也

簡人司馬本作間分別也

養六以啟家注同

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
而過去則宜若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
責多 **疏** 遠廬逆旅傳舍也觀見也亦久也夫遠廬客舍
矣 **疏** 不可久停仁義札智用訖宜廢客停久疵繫生
聖迹留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隨時而變
無常迹也 **以遊**

逍遙之墟 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
而用裁非苟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暫
時遊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
恒逍遙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爲之境 **食於苟簡**

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苟粗也簡畧也貸施與也知止
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 **逍遙無爲也** 有爲則
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苟簡易**

養也 且從其簡 **疏** 只爲逍遙累盡故能無爲恬淡苟
故易養也 **疏** 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 **不**

口義云不貸者猶令
人言不折本也易養易
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
於我也采真來取真字
理也

口義云此即是貪夫綢
繆列三編各考者死權
之意標之而患失則恐
慚舍之而迷亦則自悲
三者皆然

口義云無所金者略無
所見關視也所不休迷
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
不巨及規其迷此天奪其
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

貸無出也 不貸者不損 **疏** 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
已以爲物也 **疏** 出此三句覆釋前義也 **古者**

謂是來真之遊 遊而任之斯真來也 **疏** 古者聖人行苟
采真實而無假偽道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
遙任適而隨化教游 **疏** 簡等法謂是神

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天下之未有以所非
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 **疏** 夫是富非貧貧於財者豈能
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疏** 讓名讓位是顯非隱滯於榮
利者何能讓人名譽親愛權勢於物者何能與人
之柄柄權也唯厭穢風塵膾腠榮利者故能棄之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舍之悲者操之 **疏** 操執權柄恐失
威力哀去 **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
所以憂悲 **疏** 不能不慄也 **疏** 所以戰慄捨去

而一無所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

罰之以此苦也

口義云君臣之間曰諫師
友之間曰教有此世則
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
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
者方已用之惟大變順
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
也我且適造化而無所
相則在我者正而後可
以正物我未已無心而
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
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
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
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
意
湮音同李孟也郭
奇煙又烏節及司馬本
作甄疑也簡文作
天門正說云道也

此音音亦作蟲
通音云音音夜
口義云嗜屬目瞶說
逆心之萌也昔夕也左傳
曰居則備昔之衛

口義云昏然毒之狀也
言自苦也情吾心逆吾
心也亂莫次焉言自亂
佳也
口義云放風順化也順化
而行故曰放風而動於
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
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
行執作而立又何待教之
乎三建路誠于寢門建
誠善所建之誠也招降天
下之人而教之猶真天誠
而未亡子也僕然自高之
僕居竭反又居渴反

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
性命喪矣所以為戮
闕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
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

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疏
夫怨敵必殺恩惠須償
分內自取分外與作臣

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
以殺戮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用之也
唯循大變無

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大
門弗開矣
守故不變
疏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人理
則失正矣
疏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
者故能用八事治之正也合於天理故曰正者正也
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掩而弗開天門心也
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虻嗜屬則通皆不寢矣
外物加之雖余
而傷性已大矣
疏仲

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糠眯目目暗故不能
辨東西蚊虻嗜屬屬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為
害心巨況乎仁非天理義不學性捨已効化喪其
本性其為害也豈昧自嗜屬而已哉嗜嚙敷也
夫仁

義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尚之以加
其性故亂
疏仁義惛毒甚
吾心令人煩惱擾亂物性莫
天於此本亦作憤字者不審
吾子使天下無矣其邪
全

而仁
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愆德而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
自立而康之斯易
特易行
疏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淳朴之性者莫若
之道也
疏絕仁棄義則又真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為
之風散隨機務而應物總應安之至能立
不測之神功亦有不依方往及放依也
又奚得然若

下

鴝ハ本又依鶴胡各友
口義云鴝之白鳥之黑自
然而然不待俗之黔之
此二禽最佳黔況來黑白
之朴言黑自皆有自然
之質無羨無惡不道到
也
黔巨冷又又其金八黑

口義云以名譽而觀示
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
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
廣大矣黑自是非之喻
也魚之响濡其旨况何
若外之江湖則相忘於
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備
自然無所足非則上下
亦相忘矣
相濡如玉如喻三又

口義云類讓也合而成
象灑然者也散而成
章察然者也龍在天
地之間可見而不可
見故有散合之喻乘
乎雲氣在造化之上
也養乎陰陽言以天
地之道自承也噴合

負建鼓而來亡于者邪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
猶擊鼓而來逃者無由得也

蹴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于遠仁義彰
而道德廢也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自然各黑白

之朴不足以爲弁俱自然耳疏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
也弁者別其勝負也夫

鵠白鳥黑粟之自然豈須日白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
性其義例然黑白素樸各足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

所以論勝負亦言弁變也黑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白分定不可變白爲黑也

足者忘名譽志疏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彼劣何足自
名譽乃廣耳多唯志遺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言仁義之譽
皆生於不定

不若相忘於江湖斯乃忘仁疏此惣結前文有仁義之
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未

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
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孔子見老聃歸三月不談疏老

量故不同日而語矣孔子見老聃歸三月不談疏老
方外太聖變化無常不

可測量故無所譚說也弟子問曰天子見老聃亦將何
規哉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外堂之類共發此疑

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月不譚說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休散而成章謂

聃能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况至人隱顯無定故本
變化疏合而成妙妙然者窈冥迹散而起文章文章

爛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目御無疏言至人乘雲
氣而無心順

爛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目御無疏言至人乘雲
氣而無心順

爛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目御無疏言至人乘雲
氣而無心順

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陰陽而予口張而不能閉予又何規老聃哉疏心懼不

定口開不合復何容許切友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居而龍見

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

龍神之變其語也如雷霆之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奪發機動同一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開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疏賜

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老聃方將倨堂

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疏俚語也

口義云以孔子之語見老聃稱夫子之門人而修謁也倨室於堂上而自備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甚甚微也

老子自得從容故踞堂教誨物感斯應微發其言予年衰邁何以教戒我乎子貢曰丈二三

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

聖人如何哉疏堯淳漸異故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

乃非三王為非聖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

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疏

堯舜一人既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代桀而用兵文王拘紂里而順商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殷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

語莫極及下同

江云作三王注云三王本
三皇依註作王是也餘
皆作三皇

子貢問三王帝老子之
答及三皇也但曰義作三
王疏之齟齬也

曰義云黃帝之治順乎
自然自此以下一節前篇
亦亦屢有此意於此又

豈出教句頗奇特制服
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
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
言古無服而令制札也

殺所戒又降也注同

曰義云古人十月四而生
兩月而後早月而生三
月而後謂早也

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疏

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
帝必臭顛頊高辛唐虞也治

天下之治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

而民不非也

若非之則強哭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

世俗不非必也非

堯帝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

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殺降也言親疏五帝行德不及
疏有降殺三皇使父子兄

弟更相親愛為降殺之服以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竟民

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教之疏是五帝之
速也疏未其俗漸亮

撲散淳離民心淳竟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子五月能
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

孩

孩而早能開公為誰矣
始早也誰誰誰何也

民心變矣古也人有
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

有順少用兵為順事也
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
以為罪法禁詳矣此
時也

流淳既革故與

不至乎孩而始誰

誰者別人之意也未
孩已擇人言其竟

舌之乖異也

教速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

則人始有天矣

心竟於親疏故疏

分別既甚不終天年

禹之治天下使

民心變入有心而兵有順

此言兵有順則天
下已有不順故也疏去道既

日興遂使蠢介之民好為禍變廢無為之迹與有為之
心賞善罰惡以此為化而禹懷慈愛猶解立享兵刃所

加必順

殺盜非殺

盜賊有罪理合其
誅順乎素秋雖殺

天道也

非殺此則兵

人為種而天下耳

有順義也

不能太齊萬物而人
人自別斯人自為種

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

曰義云人皆自為種類者
觀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其
此天下而居故曰天下
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知
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
猶在今其際也至於亂
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
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
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
意但莊子得得大甚

駭、胡措反
儒墨、天下之者悉似
也

且表至三皇之知亦猶天
地造化之理前此多皇
皇而抑五帝到此又經
皇焉之益其即蜂類也
其尾存毒鮮少也規來也
小獸之永不過鮮少如狐
狸之類言此等知巧甚
為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
而已皆能傳而里抑之
言皆毒也誠足跡足然不度之自也

江云至許竭及或救返及
或云依字上當也其五上當
作獸通俗文云長尾為
五短尾為蠍
江云鮮規之獸李云鮮
規明貌一云小蟲也一
云小獸也

亂疏 夫荒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為種見不能不齊
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是非

禹之選也故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此乃百 疏 此總
曰天下耳 代之弊 疏 論三

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導
禹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竟起九流爭鶩後代之弊實此

之由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
也 但至理之 疏 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並興與淫風大行

弊至於此 疏 以女為婦班札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
興故有倫理及其 何言哉 弊生於理故 疏 從理生教遂

未也例同斯弊也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各自治
俗薄何可稍言論 疏 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

主發憤而傷歎也 之而亂其真焉 故也 疏 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

甚焉弊亂之狀 列在下文 三皇之知上停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

精中隨四時之施 疏 悖逆也睽乖離也隱廢壞也施澤
迹遂成其弊致星辰停躔日月為之不明山川乖

離岳貢為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為之愆叙 其知
憖於厲厲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

自以為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 疏 憖毒也厲厲尾端
有也鮮規小貌

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厲厲是故細小
蟲獸皆遭擾動况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

可毒害既多 子貢實然立不安 子貢本謂老子獨絕
深可嗟愧也 三主故欲同三王於

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駁五帝 疏 憖毒驚悚貌也子貢
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 欲救三王同五帝今

曰義云孔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其名也想問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鈎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無故也者迹得其迹而不發則一得其履亦猶精粗之喻也

用老子無所用取也

江云鵬五歷又三倉為鵬也司馬云鳥子也

江云鵬五歷又三倉為鵬也司馬云鳥子也

風化也司馬云相得風氣而化生也又云相視而成陰陽

曰義云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鵲之雌雄木交而生子也

鳴於上風於下風謂在上在下風也黃帝須下風而行却此同此風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類故能如此風化蜚蠊之於螺屬則非類而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遠也鳥鵲雌雄交尾也前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腰蜂也

孺如喻多子云乎乳而本亦依傳音附又音付者花蜂之屬也司馬云取桑蟲祝使似已也穿即詩所謂蠶蛉有千果蠶首也口養五有弟而兄啼兄弟父母必乳絕而後生兒不此句下得尤音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蓋文妙

見老子詞調高邈排擯五帝損斥三皇心形驚愕失其所謂故就定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孔子謂

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妍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

一君無所鈎用甚矣丈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

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豈

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

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然為履六經為迹

疏此疏不可用夫白鵲相視睇子不運而風化雌雄鳴於上

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俱不符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

不離故乃有迹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感而風化之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壅故至人皆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而皆可也失焉

者無自而不可而皆可也失焉

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疏鵲居巢內交

魚在水中傳沫而為北壯蜂取桑虫祝為已子有弟而

是知物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兄啼言人之性含長疏有弟而兄共愛捨長於幼故啼

而視幼故啼也疏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

而視幼故啼也疏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

此句下得尤音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蓋文妙

此類比自不可不知不與
章亦 兩人者言知人而
未知天不巨与造化爲
一也此章以造化生
之理喻自然之道蓋
謂儒者所學皆有爲
之爲而非無爲之爲
無爲之爲則与造化同
切也佛語言胎生身
生化生湿生其理必出
於此其意却欲入知此
身自無物有与万物皆
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
之心又于此不同也

物我無累言人性
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立不與化爲人
不與化爲人
安能化人
也若繙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在得
之也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桂富至

